



## “慢走”的春节

张大爷的老伴去世后，他就把自己关在家里鼓捣石头，“叮叮当当”地刻。玩石雕这么多年，成品也没个样子，无非是消磨时间罢了。

张大爷不爱说话。做了这么多年邻居，见面和他打招呼，他也只点点头。只有在喝酒后，他的语言开关才稍微敞开一溜缝儿——他出来送客，爱说“慢走”——关系普通的，就说一句“慢走”；关系近点的，说两次；要是开口说四句“慢走”，那肯定是大年初五，他的老同学来了。

只有过年那几天，他家才热闹起来。初一到初四是同族晚辈和亲戚来拜年，初五则是老同学来访。

他有位老同学，初五这天准骑着自行车，带着礼物来看他。这一天，张大爷早就出门张望好几回。等到他家飘出炒鸡蛋的香味，就知道老同学已经落座了。张大爷不会做饭，唯一拿手的就是炒鸡蛋。儿女年前就把年货备齐了，他切几

盘卤肉摆上，再亲自下厨炒个热菜——西红柿鸡蛋，下酒菜就有了。

一对老同学边聊边喝，直到下午三四点钟，便会听见他出门送客。“慢走”说了四遍，大门才缓缓关上。第二天，张大爷一大早就把礼品捆在自行车后座上，出门了，下午天擦黑才带着点微醺回来——不用问，是回访老同学了。

这年初五，没闻到炒鸡蛋的味儿，也没听见一句“慢走”。后来才知道，那位年年来看他的老同学，头年秋天走了。那个春节，张大爷又沉默了，连我的年也过得有些寡淡。

前年腊月，本家一位叔叔托我打听张大爷的手机号，说是张大爷的小学同学，周转多人打听张大爷的联系方式。张大爷很激动，赶紧把手机号抄给我。

失联已久的老同学就这样联系上了。初五那天，张大爷又出来好几趟等着迎接。十点多，人接到了。自行车声伴着响亮的嗓门：“60多年没见啦，今天可得好好喝两盅！”不出一个小时，炒鸡蛋的香味就飘了出来。

下午四点左右，“慢走”的声音穿过窗

户传进我耳朵。一连三声之后，却没等来第四句。“不对呀，怎么少了一句？”我扒着窗户朝外看。“肯定得多送一程。”母亲猜得没错。半小时之后，张大爷唱着“今日痛饮庆功酒……”回来了。这一程送得可真不近。

第二天，我没听见他自行车的动静。母亲说：“你起床都快九点了，人家老张不到八点就驮着两箱礼出门啦。”哈哈，比我们小时候走亲戚还心急。

每年“偷看”张大爷会见老同学，成了我过年的保留节目。80多岁，还能骑自行车出远门拜年，而且像我们小时候那样，带着礼，非得在人家里吃饭喝酒——双方那种藏不住的喜悦，才是真正的“古法”年味。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张大爷年纪这么大了，还喜欢和老同学走动？朋友老孙说，他懂。他妻子几年前病逝，去年春节，他母亲走了，儿子在部队没回来过年。那个年，他一个人过得孤零零的，特别想找个老友走走动动。

孤独总会在过节时被放大。今年，我又听着张大爷的“慢走”声穿过窗户，这个年，他不孤独。  
马海霞

## “共享奶奶” 可以走得更远

最近，“共享奶奶”这个词儿在朋友圈里挺火。看着新闻里那些头发花白、却精神矍铄的老太太们，牵着别家孩子的手放学，那一幕确实挺暖心。而对于双职工家庭来说，“共享奶奶”的确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。

试想，下午三点半，孩子放学了，可爹妈还在写字楼里盯着电脑；老人要是没在身边，这接孩子的事儿就成了家里最大的愁事。这时候，“共享奶奶”出现了，她们腿脚利索，时间充裕，住的又是左邻右舍，帮忙接个孩子、看会儿作业，既解了年轻父母的难题，又让老太太多了一份“被需要”的价值感。这本该是个皆大欢喜的“双赢”局面，但我也听到身边不少朋友嘀咕：“这要是半道上磕着碰着了，算谁的？”“万一孩子有个头疼脑热，这责任怎么划得清？”

这话虽然听着有点“煞风景”，但说句实话，这担忧一点儿不多余。

咱们先从“奶奶”们的角度看。老人家一片热忱，帮忙接孩子图个乐呵，图个心里充实。可毕竟岁月不饶人，腿脚再好，反应速度也比不上年轻人。现在的孩子，那是家里的“独苗”，磕不得碰不得。要是真在接送路上出了岔子，哪怕是孩子自己跑快了摔一跤，年轻父母们都有意见。到时候，不仅这“爱心”变了味，老人这把年纪还得背负心理包袱，甚至惹上经济赔偿的麻烦。这就是大家担心的“好心办坏事”。

再说这“责任”二字。很多时候，“共享奶奶”和家长的约定，可能就是微信群里一句“张阿姨，麻烦您今天接一下我家宝”，或者是口头的一句托付。真要出了事，大家谁也不好意思提赔偿，可心里的疙瘩结下了，这邻里关系也就僵了。

所以，要想让“共享奶奶”这事儿办得长久，光靠邻里之间“刷脸”是不够的，得有点“契约精神”，更得有点“制度护航”。比如，社区能不能牵个头？给这些愿意发挥余热的“共享奶奶”们做个登记，评估一下身体状况，发个“上岗证”。同时，给双方搭个桥，签个简单的互助协议，把权利义务写得清清楚楚：如果是意外情况怎么处理，如果是看护疏忽怎么界定。有了这纸“契约”，大家心里都有底，也就少了那些无谓的猜忌和扯皮。

再进一步说，这安全保障能不能跟上？咱们现在的保险产品那么多，社区或者街道能不能给“共享奶奶”们买一份专门的意外险？一年也没多少钱，万一有个磕碰，医药费有着落，家长也不用担心巨额赔偿，老人也能安心做事。

还有一点，咱们做家长的，心态也得摆正。“共享奶奶”毕竟是邻居，不是花钱雇的保姆。她们是在帮忙，是在奉献，咱们不能把人家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。日常里多一声问候，过节了送点小礼物，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流动起来，才是“共享奶奶”最核心的价值。别让功利心冲淡了邻里情，也别让风险淹没了这份善意。

归根结底，“共享奶奶”是一朵刚开的花，娇嫩得很。它承载着社会对“一老一小”的关爱，也考验着我们社会治理的精细度。咱们既要点赞这份温情，更要给这份温情穿上“防护服”。只有安全有了底，责任有了界，这份跨越血缘的祖孙情，才能真正从“一时火”变成“一直火”。  
明伟方



## 以马为乐爷孙俩

眼睛，踩着四个小轮子，一推就“哒哒”往前跑。从此，客厅成了我们的“赛马场”，我用绳子牵着小马装作老牧民，他攥着马尾，迈着小短腿跌跌撞撞追赶，嘴里喊着“我的小马跑得最快”。偶尔他跑急了摔倒在地，从不哭闹，爬起来就扑向小马，念叨着“小马别跑，等等小驹”。我故意放慢脚步，看着他蹦蹦跳跳的身影、听着他清脆的笑声，仿佛也回到了年轻时光。

每到晴朗的周末，我就牵着他的手去公园广场。那里的摇摇马是他的最爱，他一看就眼睛发亮，拉着我快步跑过去，迫不及待爬上棕色摇摇马，抓牢扶手、蹬着踏板使劲摇晃，仰着小脸得意地喊“爷爷，我骑得比他们都好”。我坐在长椅上看着他，抑制不住的笑意挂满嘴角。

如今，孙子上了小学，不再缠着我当马骑，也很少玩塑料小马和摇摇马，但我们“以马为乐”的时光从未停止，比如马年一起找含“马”字的成语。我们你一言我

一语，我教他“一马当先”，告诉他做人要勇敢争先；他考我“万马奔腾”，还学着骏马奔跑的样子逗我大笑。他记不住成语时，就拉着我的胳膊让我再讲一遍，还把成语写在小本子上贴在书桌前，时不时念几句。看着他认真的模样，我心里满是欣慰，这匹小驹正慢慢长大懂事。

当然，他也会在学习中粗心敷衍。每到这时，我不会批评他，而是给他讲：“马虎看似是小毛病，久了就会误大事。爷爷不盼你完美，只希望你做事像骏马一样一步一个脚印，稳稳当当。”这匹小驹在我的“调教”下，再不似从前那么马虎。

如今，我这匹老马已不再年轻，脊背也渐渐弯曲，但只要陪着身边这匹活泼的小驹，就觉得生活满是乐趣。我们俩，一匹老马，一匹小驹，以马为媒，以爱为伴。那些以马为乐的日子，那些欢声笑语的瞬间，都成了我晚年最珍贵的回忆。  
蔡思泽

我与小孙子同属马。在家里，我常常上演以马为乐的喜剧。

孙子小时候总叫我给他当马骑，我屈腰跪地、双手趴地，脊背绷得笔直，任由他骑在背上，搂着我的脖子、揪着我的头发喊“驾，驾”。我驮着他在客厅慢慢爬行，故意晃悠身子逗他咯咯直笑。他软软的小手攥着我头发不放，暖暖的小脸蛋贴在我后背，我这把老骨头顿时浑身是劲儿。爬久了膝盖发酸、脊背发僵，我装作气喘吁吁念叨“老马要歇会儿喽”，他就立刻松开手，用小手轻轻拍我后背，奶声奶气地说“爷爷不累，再骑一会儿，小驹陪你”，那模样让我再累也心甘情愿。

小孙子稍大些，我便给他买了一匹塑料小马，通体雪白，棕褐色鬃毛，圆溜溜的



## 总爱“说谎”的父亲

得人火气上冲，但想到他的病，我们只能忍气吞声。

那些天，他见到我们理也不理，侧睡在床上，头朝墙，闭着眼睛。突然，他躺了起来，像拉着长笛的火车。我们便七手八脚地忙起来。过后，他又嚷一嗓子：“小三子，你的手就不能轻一点，肋骨都被你压断了。”“瞪着眼，干什么？什么时候你对我用过心。”望着鸡蛋里挑骨头的他，我真的很生气，但一想到他的病，我又忍下来了。

十多天的等待，终于确诊——急性胸膜炎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们都为父亲感到高兴。父亲呢，高兴得像个孩子，回到家，在屋里走来走去，哼着他的黄梅小调。

后来，和母亲聊天，说到父亲那些日子的表现，我们才知道他是害怕自己好不了，让我们在他身后少些想念，才故意找茬。哎，这个父亲，怎么什么时候了，还喜欢撒谎。

我才上初中的时候，父亲被工厂辞退了。为了一家人的生计，他在街上蹬起了三轮。每天起五更睡半夜的，也挣不了多少钱。但是，每到月半的上午，他都不出车，而是跑到集市，买来米、油和菜，还用过去厂里发福利时用的包装装上，称重，封口。米和油，奶奶都会送来，还买什么？买就买了，还封口，不是多此一举吗？

父亲的解释却让我沉默了。原来，他是不想让奶奶他们知道自己下岗了——儿子有工作，那是多光彩的事啊。而自己有东西发，就说明单位的福利不差，奶奶自然放心了。

尽管这个谎只维持了几年，但是此后像这样“拙劣的演技”总在重复。这次生病发脾气，大家居然又被他成功骗过了。

这就是我的父亲，谎话不断却可爱可敬。  
章中林

“出去，都给我出去！”父亲拍打着床垫，歇斯底里地嚷着，青筋暴起。

望着父亲因愤怒而扭曲的脸，我的心“咯噔”一下。父亲生病住院，医生检查了一圈，说不能完全确定。这是什么话？我想要转院，父亲坚决不同意：“就是胸口透不过气，有什么病？我还不把自己扔在外面。”

看到父亲这样固执，我们就妥协了。病不查清怎么治？我们就打算等专家来。专家还没来，父亲却突然冲着我们发火，说我们不孝顺，就几天时间，都不愿陪他。要是真得了癌病，还有人来嘛……这是什么话？尽管我们兄妹三个不是天天陪在身边，但每天至少有一个人在，而且母亲不是一刻也不离吗？父亲一顿吼，惹